

外 国 文 学 博 士 文 丛

游戏·禅宗·后现代

佩列文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

郑永旺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外 国 文 学 博 士 文 丛

游戏·禅宗·后现代

佩列文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

郑永旺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戏·禅宗·后现代：佩列文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
郑永旺 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博士文丛)
ISBN 978 - 7 - 02 - 005948 - 5

I . 游… II . 郑… III . 佩列文 - 小说 - 文学研究
IV . 1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015 号

责任编辑：刘开华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游戏·禅宗·后现代

You Xi Chan Zong Hou Xian Dai

郑永旺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02 - 005948 - 5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绪 论

第一节 神秘的作家和神秘的作品

1996年,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在其出版的《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以下简称《恰》)的封底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佩列文是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最著名、最神秘的作家。他的作品成功地将看似无法相容的事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俗中不失高雅,读者在作家对现实的描述中能听到久远的历史回声。佩列文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了一种近乎怪诞的视角来观照这个社会的未来。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

这种连“之一”都省却了的赞美虽然有出版社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但这样的评语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与佩列文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相匹配。说其“最著名”,是因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受到读者的追捧和评论家的高度关注,而且被陆续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但我们依然认为,围绕他本人成长的传奇及其作品在俄罗斯文学界引发的震荡用“最著名之一”来形容也许更为恰当,否则人们又该如何来评价像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和马卡宁等同样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呢?说他神秘,首先是因为作家所奉行的处事原则比较独特,在人们普遍借助媒体的强大威力来提高知名度的今天,他却极力

避免和媒体进行“亲密接触”，而是与其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佩列文的创作风格及其作品的内容乃至形式都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学迥然有别，对东方思想的迷恋已经成了佩氏占据读者心灵的必杀技。佩列文的成功仿佛是一个现实版的神话，仅用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学帝国，文化领域的佩列文现象就是这种神话存在的直接证据。

维克多·奥列格维奇·佩列文(Виктор Олегович Пелевин)于1962年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军人之家。在中学期间，除了俄语之外，据佩列文本人讲，他的功课成绩均为优秀。1985年，未来的作家考入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设备与工业和交通自动化系，1987年又考取了该校的研究生。1989年至1990年，佩列文在高尔基文学院夜校学习，但升入二年级之后，他不知因何原因突然终止了在这里的研修，从此再也没有参加文学院的任何活动。佩氏的早期作品大多发表在《化学与生活》、《科学与宗教》这样一些具有科普性质的杂志上，魔幻、科幻色彩和异域风情成为其创作中的主导风格。1992年，作家迎来了他的第一次成功，这一年短篇小说集《蓝灯》^①出版，并引起了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1993年《蓝灯》获得了1992年度“小布克”奖，这也坚定了佩列文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的决心。而真正使佩列文蜚声文坛的既不是早期的《奥蒙·拉》和《昆虫的生活》，也不是晚期的《“百事”一代》和《过渡时期的辩证法》，奠定作家在俄罗斯文学中地位的作品是1996年发表的《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这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创新之作，是具有强烈禅宗气息的后现代文本。小说的语言充满了哲学思辨的色彩，且思想古奥，情节离奇，文本为

^① 短篇小说集《蓝灯》出版于1992年，其中包括 Жизнь и приключения сарая Номер XII; Затворник и шестипалый; Проблема ворволовка в Средней полосе; Принц Госплана 等作品。

读者的解读和评论家的分析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如今,佩列文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国界,成为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一个颇令人深思的后现代景观。

第二节 国外对佩列文的研究状况

近年来,佩氏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构想和新颖的叙事手法成为俄罗斯文学重新崛起的一个显著标志。美国杂志《时代》的文学副刊写道,佩列文每部作品的新鲜出炉都能引发读者的广泛期待,很快就会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并赢得境内外热烈的讨论和高度的评价;《书籍周刊》甚至将佩列文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相提并论,认为佩氏善于将悖谬的事物与鲜活的形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使人想起俄罗斯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先锋派作家;《纽约时代书评》杂志赞扬佩列文的作品中闪现着果戈理传统的灵光和布尔加科夫及多夫拉托夫的诡异,与他的前辈们不同的是,佩氏的作品除了具有俄罗斯文学的思辨性外,还拥有广泛的受众;《费城资讯》指出,佩列文缔造了一个足以和布尔加科夫所缔造的那个世界相媲美的虚幻世界,其讽刺天才和阿克肖诺夫及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接近,他那充盈着旺盛精力的文笔也绝对不逊色于海明威;《旧金山评论》的文章认为,佩列文将讽刺和神秘相结合,在荒谬与真理之间建造了一个神奇的中间地带。^①而能在尼古拉耶夫主编的《20 世纪俄罗斯作家大辞典》中与西尼亚夫斯基、阿克肖诺夫等著名作家一道被列为该权威辞典的单独条目足以说明佩列文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

^① См. Н. Л. Лейдерман и М. Н. Липовецкий,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нига 3.* М.: УРСС. 2001. с. 61—62.

日本学者沼野三安推崇佩列文的理由是，“佩列文和阿库宁两人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十分类似，他们皆成功地填平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鸿沟”，^①而推崇的理由之一就是佩列文那部惊世之作《恰》。在沼野看来，在当今的俄罗斯文坛上，具有这种神奇力量的作家寥寥无几，而佩列文和另外一位作家阿库宁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们的创作体现了将文学传统的疆界与其他文化领域融合的趋势。仅就《恰》而言，佩列文在这部作品中并不企图以复杂的情节打动读者，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家哲学思维的激情，佩列文将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内容，如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个人多舛的命运之歌和对时代精神的写照等，置换为对世界存在秘密的探究。

自从《恰》于 1996 年发表至今，对这部作品的分析和评论就没有中断过。

在这众多的评论家中，格尼斯被称为佩列文作品的专门研究者，他的成果受到广泛关注。格尼斯在《维克多·佩列文：生产奇迹的土地》一文中初步确定了《恰》的禅宗小说的地位和风格，认为作家在小说中将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人物如恰巴耶夫、佩奇卡和安娜变成了佛教禅宗思想的阐述者，而他们之间的对话则被作家包装成了俄罗斯版本的禅宗公案（коаны）。在稍后的一系列研究论文和专著中，格尼斯进一步确立了《恰》的禅宗小说的地位，称其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禅宗小说，并对禅宗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小说中的运用进行剖析，作者确定《恰》是禅宗小说的主要根据之一为小说反复论述的“世界是幻象”的命

① См. Мицуеси Нумано. Пелевин, Акунин и Мураками успешно заполняют “лакуну” между серьезной и масс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 декабря 2000.

题。格尼斯在分析佩列文整个创作过程后得出的结论是,《恰》中所描绘的世界既不是真实的,但也不是虚假的,因为世界(客观现实)仅仅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而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心理现实无所谓真或假。^①

俄罗斯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库利岑对佩列文的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评述佩列文的小说《昆虫的生活》时,库利岑将佩氏称之为“我们文学中的太阳”,这无疑让人联想到别林斯基对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评价。库利岑在其专著《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主义》中列出了分析佩列文创作的专章,指出几乎在佩列文所有的文本中都存在两个世界,其人物差不多总是在两个世界中穿行的这一创作范式。库利岑主要的功绩之一在于他发现了《恰》与概念主义极力赞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众艺术”(соц – арт)之间的内在联系。乌瓦罗夫在自己的论文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众艺术”(соц – арт)作为一种解构话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表述。^②

斯科洛帕诺娃的专著《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同样把佩列文当作个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定了佩氏与索科洛夫、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等人同等显赫的文学地位。对于佩列文的《恰》的后现代性,斯科洛帕诺娃主要是在主人公普斯托塔行动的意识和无意识状态中寻找证据和答案,指出了文本具有强烈的讽拟风格和对现实的游戏态度。斯科洛帕诺娃发现了《恰》完全否定超验所指的存在,而以佛教的空思想取代超验所指的终

^① См. А. Генис.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умер*. М.: НЛО, 1999.

^② См. Уваров М. С. *Русский коммунизм как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Отчужд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мира*.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трополис”, 2001, с. 276.

极意义的这一诗学特征。^①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事实早在西尼亞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问世后就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对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命名工作实际上一直处在不断的争论中而没有得到解决,很多人都在试图为这种异样的文学样式寻找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称谓。直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文学才逐渐与现实主义文学剥离,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品格的文学。将那些风格诡异、内容庞杂等多种文风尽收于后现代主义这个无所不包的皮囊之中实属无奈之举。评论家对后现代文学的称谓有“异样文学”、“地下文学”、“尾声文学”和“表演性文学”等。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不太可能读到诸如“新浪潮文学”等文学流派的字样了,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把异样文学一网打尽,不过这倒是符合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无中心化和包容性的原则,甚至连现实主义文学也或多或少带有某些后现代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利波维茨基、埃普什泰因和曼尼科夫斯卡娅等人有关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著作的相继问世,评论界逐渐抛弃了上述无论从外延和内涵都无法适应后现代主义文学风格的称谓,而将包括佩列文在内的、创作风格类似的作家统称为后现代主义作家。

很显然,就当代俄罗斯文学而言,后现代主义文学并不具有概念上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无法用统一的一组限定语给后现代文学的特征进行严格的界定。当《恰》出版后,俄罗斯文学评论家科尔涅夫就以《虚空与虚空的碰撞:后现代主义能否成为俄

^① См. Скоропанова И. С. *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1, с. 435—437.*

国的和经典的》一文对这部作品的艺术性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读。在他看来,佩列文无疑是俄罗斯传统文学的传人,尽管《恰》是一部包含了包括禅宗思想在内的、令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所云的作品,但文本中藏匿着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种对建设人生、对改造社会提出设想的 DNA。他将佩氏划入了一个名称冗长的“俄罗斯经典的后反射的后现代主义”流派里面。科尔涅夫对《恰》的评价很高,认为佩列文的《恰》所代表的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性源于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但与此同时,科尔涅夫对文本中人物形象的处理提出了质疑,指出由于佩氏那种企图把文学变成哲学的写作策略导致小说中的人物缺少鲜活的文学性。^①

伊申姆巴耶娃的《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佩列文的后现代主义游戏》对佩氏《恰》的后现代主义文本游戏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游戏的人之存在的可能性源于世界背景的虚幻性特征,以及在文本游戏后面所隐藏的对传统文学内容的讽刺。^②

佩列文的后现代文本显然也引起西方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让·爱克科兰茨(Jan Ekecrantz)的博士论文(于 2002 年 5 月 10—12 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通过答辩)《媒体驱动下的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恐慌》(《Cultural Panics in Media – driven Modernities》)从两个层面分析了佩氏创作的意义:一是明确了后现代生存条件下,那些在广告和媒体语言所制造的世界中“百事一代”的生存状况,他们既找不到生活混乱的原因,但也看不

^① Корнев С.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пустот: может ли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быть русским и классическим? Об одной авантюре Виктора Пелевина.* НЛО, 1997, №28.

^② Ишимбаева Г. *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ие игры Виктора Пелевина.*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1, №6.

出活下去的意义；二是指出了小说《佛的小指》^① 所反映的大文化背景下东方思想对包括佩列文在内的俄罗斯作家创作的影响。

塞斯·本奈迪科特·格拉汉姆 (Seth Benedict Graham) 于 2003 年在匹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通过博士论文《俄苏笑话的文化阐释》(《A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kdot》)，其中的一章是专门研究《Chapaev and Void》^② 中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的对话的，论文作者对包括《恰》在内的各种版本的关于恰巴耶夫的笑话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尽管这是以篇章研究为重点的学位论文，但论文已经将佩列文的《恰》当成一个能够提供经典语料的文学作品和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来对待。

第三节 国内对佩列文的研究状况

佩列文进入国内的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大概是在 90 年代中期。笔者曾在《俄罗斯文学 97 年印象》(1998)一文中简短地介绍过《恰》这部当时在俄罗斯颇为轰动的文学作品。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资料匮乏和文章篇幅的限制，笔者未能进行深入的阐述。

国内有人将佩列文称为俄罗斯的王朔。这种说法可能滥觞于《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尚晓所写的一篇题目为《作家佩列文是不是俄罗斯的王朔?》的文章。他写道：

① 《佛的小指》是《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的英文译名，在美国发行的英文版由安德鲁·布龙菲尔德 (Andrew Bromfield) 翻译，于 2000 年由维金出版社出版。英译本将《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翻译为《Buddha's Little Finger》。

② 《Chapaev and Void》是《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的另一种英文译法。

读佩列文的书时(这本书指的是《“百事”一代》——论文作者注),记者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有点儿像王朔?他面对现实的精神,他讽刺挖苦的本领,还有他笔下那些几乎没有道德负担的主人公。他这一代作家,以摆脱旧的意识形态的姿态在文坛崛起,却又处处在写政治。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佩列文同样深谙金钱的力量,他嘲讽的商业社会恰恰是他正在享受的现实。当然,将佩列文与王朔相联系未必恰当,两个人的精神气质与写作风格毕竟不同,总的来说,佩列文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像王朔那么好“抛头露面”。^①

尚晓从俄罗斯的佩列文联想到中国的王朔仅仅是基于对《“百事”一代》这一部作品的理解所得出的写作风格相似性的判断,但从文章标题的问号以及在这段文字的最后几句话分析,作者显然又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正如尚晓所言,王朔并没有将自己列入知识分子的行列。他那种“无知者无畏”的精神是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崇尚的“中庸之道”的伦理观背道而驰的。王朔的“痞子文学文本”更喜欢以小叙事来看待生活,单从书名上就可以判断出两人风格的不同(如《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首先,王朔属于老舍那样地域性比较强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活动于京城内部,在语言上读者明显可以感觉到北京话的油滑、酸冷和幽默;其次,王朔的人物习惯以赤裸裸的表白和直接的行动来表现他对现实玩世不恭的态度;最后,王朔不喜欢把哲学思维融入文学创作,他笔下的人物是具体的,场景也是具体的,读者甚至可以在其作品中找到主人公常常光顾的北京娱乐场所,感受到

^① <http://dadao.net/htm/culture/2001/0108/865.htm>.

这个欲望之都的喧嚣与躁动,王朔的小说中也没有《恰》里的普斯托塔一觉醒来后发现世界已经沧海桑田,时空大挪移的魔幻色彩。而佩列文的很多作品并不以复杂的故事取悦读者,恰恰相反,作家在不断考验读者的忍耐力和他们探索作家所建造的文本迷宫的决心及勇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草稿的开头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是该把这部作品写成小说呢,还是哲学论文?”佩列文似乎也给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类似小说的哲学读本,或者说是以小说包装的禅宗公案。也许,将佩列文比喻成俄罗斯的王朔并不是在诗学层面上的事件,更多的是文化现象上的一种简单推断,甚至是以讹传讹。

目前,国内的外国文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俄罗斯这位被称为偶像派作家的佩列文(事实上,佩氏自己是反对这种称呼的),并陆续翻译出版了该作家的一些作品,一些学术杂志也开始刊登评论佩列文作品的文章。然而,相对于佩列文的文学地位而言,国内对佩列文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没有与作家在俄罗斯文坛上所处的地位相匹配,更落后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

刘亚丁在《“轰动性”:俄罗斯文学的新标准——俄罗斯新潮文学蠡测》一文中探讨了《恰》的“轰动性”所在:时空的倒错和对辩论玄理的追求。^① 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刘文飞翻译的《“百事”一代》。在译本序《完全别样的风景》一文中,刘文飞指出小说中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不真实的世界”,这种对《“百事”一代》文本世界的分析所得出的判断同样符合《恰》中的

^① 刘亚丁:《“轰动性”:俄罗斯文学的新标准——俄罗斯新潮文学蠡测》,《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

关于“世界是幻象”的命题。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了由郑体武翻译的《夏伯阳和虚空》，郑体武在《译者序》中对该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诗学意义上的剖析，阐述了小说中的时空结构、人物形象、梦境与现实等作品的构成元素，该文不失为了解佩列文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的一篇重要文献。郑永旺、张坤的《什么是喷气现实主义》一文是刁绍华那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辞典》中的词条“佩列文”的延续，就佩列文对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发展以及构筑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通道所进行的努力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尽管《什么是喷气现实主义》没有涉及本论文所要研究的文本，但对《昆虫的生活》剖析中所得出的结论有助于理解《恰》的后现代诗学特征。

第四节 开展对佩氏作品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包括《恰》在内的佩氏文学作品的研究都存在一些缺憾。这些缺憾表现为宏观的描述远远大于微观的分析，文化阐述多于诗学解读。尽管俄罗斯文学界对这位年轻的作家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依旧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

一是在如何证明《恰》的后现代性合法身份的问题上缺少足够的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撑。

以《恰》为中心的微观诗学分析多将其“后现代性”当作一个自明性的问题而不予任何解释。后现代性虽然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和一种时代情绪，但作为文学文本的后现代性必须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标记，否则将《恰》作为后现代文本所进行的分析研究都将是没有根据的。

二是对文本中的禅宗思想研究存在着将禅宗简单化的倾向。

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变体。对禅宗思想的广大精深而言,俄罗斯的学者,包括一些自称深谙佛教的作家,应该是一个相对的他者。他们对禅宗思想的领悟和对机锋、话头及公案的认识并不见得能够如身处这种文化之中的中国人那样深刻。在这部文学作品以及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和俄罗斯学者对禅宗的误读(当然,作家也可以行使自己有意误读的权利)。因此,如何梳理其中的禅宗思想并找到禅宗之于后现代主义诗学的意义将成为本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

禅宗美学和后现代主义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对信仰的分化乃至解构的学说如何在小说中得到和谐完美的统一,这令俄罗斯学者一直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能做到的仅仅是从文化意义上指出东方思想对佩列文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何成为一种诗学手段和写作策略则没有反映在包括如库利岑和格尼斯这样一些被公认为佩列文研究专家的成果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笔者将根据自己对佛教空观的把握来找出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从而为小说的后现代诗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以他者的目光判定当代文学文本《恰》属于文学经典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风险,而将这样至少尚未完全经典化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则更是巨大的冒险。首先,成为经典作品往往需要岁月的沉淀和过滤,甚至需要这样和那样的机会才能跻身于经典作品汇聚的“上流社会”,即便该作品已经具备了经典的水准。然而,这种经典化过程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似乎非常艰难,因为作为以文字来诠释生活的文学作品,它们在后现代文化那种图像和声音降解文字建立形象方面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神秘的作家和神秘的作品	1
第二节 国外对佩列文的研究状况	3
第三节 国内对佩列文的研究状况	8
第四节 开展对佩氏作品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11
第一章 后现代语境中的佩列文现象	1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一种无法逆转的趋近	1
第二节 佩列文现象	20
第三节 佩列文与喷气现实主义	47
第二章 文本的互文性研究	58
第一节 神性的山峰因互文而被削平	58
第二节 由互文搭建的《恰》之空间	68
第三节 文本的超文性分析	95
第四节 蒙太奇思维	100
第五节 互文效果:超文性的戏仿	121
第三章 游戏者说	144
第一节 个体的呢喃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游戏	144
第二节 游戏与后现代文学	154
第三节 游戏空间论	160

游戏·禅宗·后现代

第四章 恍惚,一种对真实的印象	205
第一节 现实,N种可能的世界	205
第二节 现实在文本中的显现	217
第三节 文本的东方情调	224
假难民之名——结束语	262
参考文献	269
后记	281